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议题选择、 概念互释与路径探索

卢 岚

[摘要]人类的存在是离不开时间、空间的。在时间和空间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下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所累积起不同的经验,催生了不同的关切与不同的问题意识。时间之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由于忽视了空间的丰富内涵,有可能将某些重要空间议题排斥在外,伤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完整性。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心的空间转移,并不意味着对时间维度的排斥与中断,而是在洞悉时间之维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础上,辅之空间理论的解读,进而经由非线性空间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空间再塑,以融通与衔接时间与空间两种研究路径,贯通那些断裂的环节。因此,清晰概括和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议题选择、概念互释与衔接等问题,旨在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新资源、新契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空间转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2FKSB037)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23)06-0039-14

doi:10.20089/j.cnki.issn.1009-105x.2023.06.003

人类的存在是离不开时间、空间的,“时间与空间是人的生存及其体验的两个基本维度,缺一不可。曾经,人们以时间来度量人的生命质量、工作状态、家庭状况与社会发展阶段等。人世间的一切俨然成了时间的艺术。时间维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在探索社会变迁规律、诠释宏大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也淡化乃至遮蔽了空间的价值,让丰富多彩的不同空间由于空间感的缺失而出现了缺位”^①。可见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偏重时间而忽视了空间的丰富内涵。其实人类生产实践的过程,就是物质与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将空间从自然空间推向属人的空间,以揭示个体与空间相互融合、重构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就是空间重构的过程。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刮目相待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

^① 卢岚:《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缘起、动力机制与价值勘定》,《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5页。

间和历史……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①。空间转向及其纵深发展趋势研究自此受到学界青睐并一直长盛不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面临各种严峻挑战,将空间转向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架构之中,尝试用空间思维打开传统思维习惯的缺口,突破以往的知识体系、重新思考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和本质联系,是应对这种挑战的一种有益探索。

一、时间与空间:两种思维方式下所形成的知识张力

所谓知识体系,不仅包含一个学科建立与发展所依靠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观点的来源,更重要的是指该学科开展学术研究所依据的思维方式、方法原则、价值立场以及思维活动展开的基本关系和认知模式^②。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人类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识体系。只不过在人类历史上,对时间与空间的关注,大都表现为时间意识相对强而空间意识相对较弱。由此构建起具有强烈历史学意识的现代知识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发现“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③。空间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维度。空间转向引出一种全新的以空间性为价值基准的认知判断体系。空间与时间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下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所累积的不同经验,也催生了不同的关切与不同的问题意识,使得现代知识体系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张力。

(一)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何以可能?

为什么空间之维长期缺席于社会科学理论架构?为什么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空间转向?空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空间又是如何被再现、被生活化的?深入了解空间转向的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空间观念引入社会科学论域之中的缘由。

第一,空间转向的缘起。20世纪是空间的纪元,新技术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科技“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世界的自然地理景观和批判理论的阐释性疆域”^④。因此,空间逐渐引起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其根源在于哲学空间化观念的转变、时空体验的转型以及学科从分工到整合的转变等三个方面。

首先是哲学空间化观念的转变。我们更青睐时间优先性而遮蔽了空间思维,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秉承历史决定论的传统而更多关注时间体验。此外,对相关的空间议题的进一步阐发缺位,致使我们对空间的认知乏善可陈。在列斐伏尔、福柯等西方学者的努力下,西方开启了哲学空间化观念的转变,社会科学研究也开始思考时间、空间、社会关系三者互释的交互关系。

其次是时空体验的转型。人类基于自身的空间体验重新思考空间问题。对空

①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1页。

② 刘少杰:《从物理学到现象学:空间社会学的知识基础转移》,《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第227-228页。

③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页。

④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35-36页。

间缺席的关注与现实的时空体验有着直接的关联。面对当代社会分化所形成的诸多裂变、碎片化与多样化状态,如何对其进行整合?从时间向空间的转移,是时间之维在解释种种社会现象时遭遇诸多阻碍的结果。空间思维的特点是以非线性逻辑揭示空间要素的异质化、多样性的特征,且“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对当代社会分化产生的碎片化与多样化进行整合的基本事实,契合了空间转向的内在要求,它迫使我们的思考模式向着空间或空间性转变。因此,空间转向是一种由当代社会实际形态所主导的转向,它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②。它使人之存在的单面性向社会空间网络全面拓展:从点扩展到关系,再扩展到社会空间网络。总之,空间无处不在,且其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远。空间性成为洞察人类社会的重要维度。它推动着“社会领域相应地向各种新的解释开放”^③。

最后是学科从分工到交叉融合再到整合的巨变。学科分工越细,越容易导致理论的片面与狭隘。随着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整合,越来越要求以整体性的思维来建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④，“社会科学也集体地转向了地理学问题”^⑤。空间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类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支点与理论研究的前沿与热点。从时间向空间的转移,是关于时代整体环境的认识态度的一种根本性转变。

第二,空间被再现、被概念化、被生活化的过程。空间并非空洞的,而是实实在在、由社会关系建构而成的。空间建构是嵌入在关系之中的。那么空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空间又是如何被再现、被生活化的?

空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它被人类实践塑造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一方面,空间与社会不可分割,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哪里就有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空间并非静止的,而是不断地变动的,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空间转向的过程也就是由时间走向空间、由社会空间走向日常生活空间的过程。其关节点与落脚点是日常生活空间。离开空间,就无法解释日常生活。空间重构的目的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再写。

(二)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空间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真正的空间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哲学有着原创性、奠基性与革命性贡献。

第一,马克思主义从物质本体论层面阐述了时间、空间与物质存在的关系。恩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② 王贵楼:《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主题与路径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54-55页。

③ 杰拉德·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9页。

④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440页。

⑤ Harvey D, "The Enigma of Capit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54.

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①,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社会不仅有历史的时间维度,而且有共时性的空间维度。社会形态的演变归结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空间结合方式的变化。这实现了聚焦空间的社会性内容与空间的历史性演变的统一。因此,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的框架中,彰显了其辩证唯物主义的空间之维(社会)与历史之维(时间)^②。

第二,从实践本体论来看,马克思注重空间的实践本质与社会生存意蕴的探讨。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质。他认为人类实践活动形塑、建构、改造“社会-历史”空间,且“社会-历史”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多向度的,呈现出复杂的视域^③。总之,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以空间的实践本体论为基础,从社会空间、空间生产、世界交往、资本空间化、空间解放与空间正义等多角度建构其空间思想体系。

第三,从实践空间来看,马克思的空间解放思想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基石。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生存发展为尺度,把生产和交往空间的解放概括为:一是“人的依赖关系”;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④,个人活动空间不断扩展;三是自由个性的彰显。

我们诠释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语境下争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需要。换言之,当下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空间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资源的大量借助。它彰显了马克思空间思想介入与变革现实的思想活力。因此,马克思空间思想不仅具有回应现实的理论力量,还在新问题与新实践中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⑤。

(三)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两种思维方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适度张力

一直以来,人类习惯于用时间的绵延去思考而忽视了与时间相伴的空间维度。尽管历史(时间)维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也遵循着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规律,把“时、度、效”作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学者们也曾一度把交往实践观、社会化、生活化、情境创设等都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论域中,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但时至今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实效性不高仍然是不争的事实。综观现有文献,学者们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研究的动因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内容、障碍和路径等领域,深入地探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转向问题。通过回答“空间转向将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怎样的转变?从何处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变革性力量?”等问题,进而探究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8页。

② 李维意:《试论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当代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6期,第65-67页。

③ 李维意:《试论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当代建构》,第65-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⑤ 魏波:《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变革》,《学海》2017年第1期,第7-8页。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动因。其不足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空间转向后,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范畴、原理之间学术系统关联的解答,致使解答问题的概念、范畴、知识、理论缺乏系统性。如果犀利穿透现实的思维工具不能整合为一个系统,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那么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空间化的丰富图景认识不充分,忽视了空间思维。空间视角并非维持空间的稳定性,而是关注空间的异质性、差异性等非线性特点。它从价值维度对日常生活空间进行引领与建构,通过体验空间,唤醒日常生活空间的思考模式与精神状态,展现生命的吟唱与自由的跃动,让空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赋予意义与价值。

因此,空间转向让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维度获得新的阐释力,是从空间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当然,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来说,从时间维度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能被摒弃,而且还非常需要。只不过和过去相比,其最大变化在于时间思维不再处于垄断地位,而是和空间思维互补。换言之,在时间之维构建起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现代知识体系,与空间转向所主导的一种全新认知判断体系之间保持着适当的张力。这种张力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辽阔遇上另一种辽阔、一种豁达遇上另一种豁达的相互补充关系。

二、议题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若干问题

我们可以从空间转向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与实践指向上反思思想政治教育时间之维的窠臼,把空间转向作为一个严谨的分析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论域中,在此基础上,回应新的社会现实,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进而审视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关注焦点,以及由时间转向空间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复杂现象。

(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涵涉哪些基本议题?如何选择?依据什么标准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依据其自身的逻辑标准、系统性及社会事实来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有哪些、选择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选择。

第一,从形而上维度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最大的实践,遵循着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建构再到实践中检验的过程,来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设置。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①,它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规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选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议题选择的理论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主题也必然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选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在实践中检验并不断扩展对实践经验的认识深度与广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人类活动在一定的时空内进行,并不断改进和发展。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两种不同路径与不同思维方式。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效果。时间之维所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忽视了空间性思维,将现实中的并置空间要素孤悬在历史(时间)链条之外。其实,理论的功能就是用来追踪并解释现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取决于特定时空条件下对它的诠释与创造。新时代这一概念对空间理念、空间思维的关注,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的新图景。它是在接续时间之维对理论塑造的关键变量基础上进行的空间形塑,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直面空间结构中的各种要素,并在实践中探索、实验、试错中确立的科学理论。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议题包含着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空间现象,进而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在经历空间分化、空间对立、空间冲突以及空间重组等之后所呈现出异质化、多样性的特征。它突破了就教育而教育的局限,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广阔的社会空间进行整合。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设置。

第二,从形而下的维度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议题选择来自日常生活空间。空间不是抽象的逻辑结构,而是一个社会关系重组和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其中社会组织是空间组织的模型和翻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基本议题选择也需要下移到日常生活空间中。日常生活空间是创造思想自由讨论的空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辩论交锋的主战场。思想的生命力来自对生活开放式的态度。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论的复杂社会之中,如何对待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如何整合这种多元价值的纷争局面,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选择必须下沉到日常生活空间,浸泡在日常生活空间里,以政治之眼观生活之域。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基本议题选择之底线思维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的经历形成空间体验与空间思维。我们通过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的特征,凝练其空间观念,精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的活动现象。当我们面临丰富多彩的中国道路与中国之治的空间化图景时,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基本议题

选择并非茫无边际,而必须遵从底线思维,从而回答“是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底线。底线思维不仅是政治思维,也是学科思维。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于党的治国理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底线。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必须遵循在马言马,“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①的底线思维。

(二)空间转向将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怎样的转变?从何处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变革性力量?

空间视角旨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的存在状态,探索不同的空间之间的缝隙、空档、边角等碎片化空间整合的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观念、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体与社会群体达成共识的路径。它着眼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致力于创新与突破,以更高远的空间环视、更前瞻的自我反省,挤开思维的屏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关键在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结构中的存在状态。它以并置空间结构为硬核,关注社会空间内部的差异性。一方面,空间结构是由不同层次空间连接组成,不同层次空间并置存在。所谓并置,是指非线性的并列设置,是一种横向的水平流动关系。并置空间就是不同的空间并行展开在一个共时的空间结构中,以并列方式呈现。由于不同空间之间的连接方式是非线性的,所以并置空间结构是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硬核。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空间之间的边角、空档、缝隙中的存在状态,不仅推动文本阅读方式的变革,更是深层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空间化。另一方面,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就是社会关系变动的产物。空间的属人性表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在场-不在场”(脱域或缺场)的对应关系^②。脱域与缺场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的特征,在身体缺场的情况下,利用网络链接将文本平行展开。因此,空间转向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历史(时间)向空间的回归,从主体向身体的回归,从社会向生活的回归,等等,所有回归指向人本身(由大写的人改写成小写的人),指向回归人文关怀维度。

第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元化空间的复杂现象,旨在探寻其空间转向的力量。它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生命力的追问,也是对其生命底牌的追问。中国社会变革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现代化进程。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把具有行政组织能力的空间称为正式空间(生产空间),把不同空间之间的缝隙、边角与空档合并归入日常生活空间。这样,立体化的完整空间是由正式空间与日常生活化空间组成。时间之维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遗忘空间,其最大的缺陷是局限于正式空间中,而游离于日常生活空间之外,致使思想政治教育遭遇高校一家独大与“官热民

① 张烁:《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第1版。

② 高春花、孙希磊:《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的伦理视阈》,《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第21页。

冷”的窘境。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旨在将其崇高之路孕育在琐碎、微小的日常细节中。这样即便面对着不同的风景,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淀出生命的馨香。这种思想的融入与发酵给我们精神的抚慰是深刻的。它是一种创可贴式的关怀、安然、踏实,减少或避免了价值多元碰撞、激荡和侵蚀所引致的主流价值观念混乱的局面。

因此,日常生活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突破口。它通过在日常生活空间挖掘精神对生命的强悍的支撑力,让生活琐事也能蕴涵生命的真谛,让平庸的人生充满着惊奇,这就是一种精神升华。它格局宽广,视野开阔,境界高远。

三、概念衔接上的障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时空修复

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总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展开,空间不仅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物理空间,更是人类思维、意识再创造与凝结的空间。问题是我们采用空间视角去观察,用空间思维去理解、去表达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也会遭遇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等概念上的衔接问题,遭遇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的障碍,这就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修复。

(一)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概念上的衔接障碍

即便是在空间场域里,思想政治教育也经历着时间和空间坐标维度的相互转换,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相互挤压、时空分离的全新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生产过程中首要解决的是克服时间与空间在不同维度的概念衔接上的障碍。

第一,时间的空间化,即从空间视角反思时间。马克思在揭示世界交往的时空表现时,把商品流通归结为商品生产,以此来说明把空间归结为时间问题,即“用时间消灭空间”,还原资本逻辑的空间布展,阐释空间的时间意义。时间的空间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空压缩,矛盾集中,社会问题复杂。换言之,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空间距离日益缩小,花费的时间缩短,即在有效的时间内尽可能占据空间。时间的空间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人们注重“当下”、看重“即刻”、崇尚“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跟着感觉走成为常态。这种时空压缩极易引致历史被恶搞、戏说、解构,进而压缩主体经历的纵深感,记忆单薄,缺乏历史厚度。

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社会身份与境遇带来急剧变化。它不仅加剧了人们因时间交叠和空间压缩体验引发的焦虑与冲突,而且加剧了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乃至产生价值共识困境。此时,即便是用密集的、地毯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宣传手段也难以奏效,不仅不能产生认同感,反而激起人们的反感。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这样的观念是对自己利益的侵犯或不过是空话与套话时,“人们会恶搞、讥讽、谴责乃至攻击的方式设法消除意识形态内容在特定环境所具有的力量”^①,以稀释与冲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目标。如何克服时空压缩

①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9页。

带来的问题,让单个的、分散的、隔离的单向式空间状态转为交融与互动式的空间状态,破解各自为政、条款分割,构建互动式的、全覆盖的空间格局,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极大的挑战。

第二,空间的时间化。马克思用“空间集约时间”的现象,把时间归结为空间问题,借以说明时间的空间意义。即空间的时间化是从时间视角反思空间。空间的时间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空扩展。时空扩展的立体结构模型是时间纵向流动的三维性和空间扩展双层特性。所谓时间延展的三维性,是指由过去向未来延伸的时间一维性升级为时间的三维性,即再加上时间在前后、左右(空间)的延伸性。所谓空间扩展的双层分化,则表现为社会空间日益分化为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①。空间延展的双层结构表现在:一是网络空间挤压现实空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虚拟空间化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高度接榫。二是网络空间拓展中出现了以空间取代时间的现象。信息自由选择权、身份重构权等使得人们在网络上呈现多样的生活方式。时间哪去了?其实是在网络空间里,在不同的链接中。一旦网络空间突破、挤占地方空间,网民极易成瘾,贪图娱乐至死的快感。倘若思想政治教育面对虚拟空间不同的链接、不同年龄的大众,仍然无视空间的非线性特点,就无法收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解决时空扩展、时空压缩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困境的方法是时空修复。

(二)时空修复: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统一

社会时间可以创造新的空间,而空间形态的改变也会为发展赢得更多的社会时间^②。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展着人们的视野,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拓宽人们活动的空间范围。“空间与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代表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③时空修复旨在勾连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重新找回被遮蔽的空间性,在时间之维的基础上,辅之于空间之维,实现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统一。

一方面,网络社会崛起,各种信息在并置的空间以及裂缝、空档、边角中生长、分化、传播、裂变,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难度,也威胁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信息技术,尤其是5G技术以及声控、触屏、体感脑控等技术,创造了更多的空间。诸如大到学校、社会、社区的官方移动大屏幕、宣传栏可以进行技术渗透,持续不断精准推送;小到课堂的即时反馈技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进入师生互动等更多的空间,以时间赢得空间。

另一方面,不断生长、分化、裂变、繁殖的空间不仅改变着现实生活世界,也形塑着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模式,更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后开

① 参见刘少杰:《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时空矛盾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1期,第202页。

② 卢岚:《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时空矛盾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7期,第52-58页

③ 赵瑞军、陈向东:《空间转向中的场所感:面向未来的学习空间研究新视角》,《远程教育杂志》2019年第5期,第95页。

启新的视角与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另外,个体和群体跨越时空的互动模式使得思想空间空前释放。这就需要全面厘清异质空间、并置空间环境改变引发的个体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的转型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所带来的冲击与震荡,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时空扩展与时空压缩中相互形塑的机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由原来所拥有的国家权威空间逐渐向生活空间渗透、下移与聚焦,形成以国家权威空间为主导的多元并置空间共同参与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思想教育空间。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各种碎片化空间全面覆盖的增量阶段,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

四、缝补与对接: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路径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旨在勘定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种并置空间的生长、分化与传播,揭示空间场域充斥着种种模糊问题、悖论现象与矛盾冲突,并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共存、时间与空间相互挤压等并置空间的无缝隙对接中,将研究向纵深推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是一个从单一空间到并置的多元空间丰盈的过程。

(一)连接与断连:思想政治教育在线上与线下两个空间的无缝隙对接

连接是信息与数据正确传输的前提条件,断开连接则是让计算机释放暂且不需要信息。缺乏断开的连接,极易造成数据传输错误,乃至因持续占用资源,服务器压力堪忧,引致过度连接,让用户产生信息过载、社交倦怠、隐私担忧等数字压力,使得“不在线成为一种奢望”。而虚实共生则有助于解决过度连接这一难题。虚实共生源于网络空间与大众日常生活实践高度接榫。在叠加与交织着线上与线下的各类社会活动中,网络空间不是在线下社会生活外的“另起炉灶”,而是线下现实生活的延续、拓展与重大补充。虚拟空间是形式上的虚拟,而在本质上与现实社会交织在一起,经历着线上与线下之间的不同场域切换。潜藏在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并非法外之地,人在哪里,思想政治教育就在哪里。人延伸到虚拟空间时,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延伸到虚拟空间,形成与现实社会无缝隙接榫的格局。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借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线上与线下接榫,净化网络空间,如何合理处理连接与断连的关系,以形塑虚实共存、共生、无缝隙对接的格局,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关键。

连接即存在,是网络社会演化的目标和手段。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连接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有学者将这种连接实践的感知称为连接在场^①。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变革集中体现在网络空间的拓展上,诸如快手、抖音、社交群、微信群等等,其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些通过数字技术连接起来的主体群

^① 陈雪薇、张鹏霞:《“不在线是一种奢望”:断连的理论阐释与研究进展》,《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4期,第39-40页。

体尽管在虚拟空间活动,但其活动内容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连接意味着对空间的纽结处、技术场域交叉点乃至被遮蔽的空档与边角挖掘,以探索被遗忘的、被遮蔽的要素,为全方位呈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然而,无论何种连接,个体皆能在连接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一旦连接过度,面对的信息量和关系链超过了自己可以处理的限度,就会产生社交媒体倦怠,进而产生一系列的断连行为,比如减少使用频率、暂停使用等。其实,连接和断连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衔接的概念。互联网发展中的断连(或者说出圈),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边界突破,也不是从属原来圈子的外溢,而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嵌套与连接,即再连接的过程。

当下,网络空间成为人们栖居的常态化空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高度接榫,它将大众的衣食住行与文化生活等人类绝大多数的需求涵涉其中。大众日常生活高度卷入网络空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不断混淆与无限轮回^①,且经历着海量信息的狂轰乱炸,这使得不同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乃至境外意识形态也乘机渗透。因此,在并存的空间汇集着大量异质性文化,它既有高雅积极的正能量,也充满着低俗媚俗的负能量。思想政治教育要从主体、载体、内容与形式乃至方法与手段上,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的“编码”,以发挥其强大的理论影响力,抢占线上与线下思想交锋的主阵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还原思想政治教育真实场景,用空间思维、空间行为解决教育问题。人与空间紧密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转向为个体在空间维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建构了新的空间架构。它通过激活碎片化的空间场域,还原具体的时空场域(包含场景还原、精神还原以及网络信息呈现在特定时空的场景还原),从而贯通空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空间。可见空间视角早已存在,只不过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之前,这种视角还未得到充分重视。

首先,人的生存是一种空间化的存在,空间是生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场域,是生命栖息的家园。人是空间的坐标原点,人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构成空间的身体性与在场性。以人为坐标原点的空间才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空间。由身体构成的空间原点激活了空间的社会意蕴,进而形成空间价值。因此,我们说身体的空间性或空间的身体性问题成为衡量是否回归生活的标尺。身体在场所展现的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决定着空间的建构过程。而存在是一种空间的存在,空间是一种存在的空间。对空间的认知,倾注着人类对自身的关注。因此,并非外在客观实在决定着空间建构的改变,而是身体构成空间的主轴。空间的生存性摆脱了空间的物性化、抽象化倾向,逐步走向人文关怀维度的观照。

^① 韩模永:《增强现实与空间转向——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及其审美变革》,《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第35-36页。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注重身体在场性的回归,身体的在场性为每个生命渲染出丰泽滋润的底色。思想政治教育还原其在场性旨在用空间思维与空间行为解决教育问题,让人们能够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因此,还原在场性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建筑景观设计的物理硬件是文化的体现,也是精神的象征,所以还原思想政治教育物理空间有助于增加场所感与身体在场感。例如上海市政府所提出的让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的生态化现代都市理念,使得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关怀。尤其是通过身体在场性形成的空间体验,加深了人们对上海城市空间的场所感、空间记忆以及情感的体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加大还原时空场域,提升对空间的价值理念与情感投入,让受教育者能够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由此产生依恋社会空间,认同社区、城市与国家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社区归属感功不可没,是社区的在场感给了广大居民最深情的拥抱,是志愿者用脚步和灵魂丈量了每一个街区和每一栋建筑。这种身体在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深刻的。

最后,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场景的还原,不仅要关注空间的静态秩序建构,更要激发空间成长、培育与发展的内在活力。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优化社区功能,将个人与空间场所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情感纽带,提高社会场所的空间情感、丰富人们的空间体验与记忆,并在互动与创造中促成个体建立自我价值观念与空间意义的链接。

(二)碎片化空间的无缝隙对接: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重建的目的在于生活意义的再写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是一种全新的以空间性为价值基础的认知判断体系。由于并置的不同空间之间的缝隙、空档、边角极易出现社会、政治、经济的真空地带,各种社会思潮也乘机利用碎片化空间无缝隙无阻碍地以其内容碎片化、浏览快速化、阅读肤浅化、信息海量化的特性,试图从根本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关键在于下移到日常生活空间,激活碎片化空间,并对其进行无缝隙对接,进而让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生产边界延伸到所有潜在的碎片化缝隙中,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高势位重构日常生活空间。

第一,从正式空间下沉到日常生活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现实路径。日常生活既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重构的关键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再写。通过回归日常生活空间,细致分析个体、群体在社会空间的行为过程,全面了解不同主体的思想变动轨迹,探索个体思想行为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的逻辑关联,诠释日常生活空间个体活动在社会急剧转型中的真实映射。

尽管在日常生活空间,传统自上而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垄断地位仍然存在,但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虚拟”“脱域”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日益感受到他者的分量,感受到个体彼此之间依赖与抵触的矛盾,以及各种由复杂性而生的凌乱之力等等。

如何整合这些分散在日常空间的不同声音、不同流派与多元化的社会思潮?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辩论、试错、探索中展现其思想力,从内容上注重体现符号体系和图像文本的规范性、情感性和时代性,将内容的编排、情感的互动和行为实践相互交叉融合,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激活碎片化的空间形式,洞察日常生活空间所裹挟的喜怒哀乐,注重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烟火气息和人文关怀温度,捕捉生活的灵动,触及那种抹不去的乡土情、舍不掉的大家庭与孜孜追求的民族之根之间的关联。日常生活空间蕴含着人类自身的趣味、情感、价值等,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一个具有特殊意义与关联性结构的社会文化世界”^①。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与人际关系塑造着人的品性,锻造着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下移到日常生活空间的过程。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反思与批判中,体现在改造日常生活、链接人生与生活、填补生命中的漏洞中。当然,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极具价值意义的片段,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碎片化生活常规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日常生活的建构旨在让烟火人间的声息拨开迷雾,深耕日常生活的土壤,播撒精神的种子,擢拔生命的高度。这是内在灵魂与特定时空的一次激情拥抱。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种社会事实必须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显然不单单是思想政治教育论域这一表层变量所能解释的,而应将其置于宏大的时空场域中进行审视。诚然,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空间概念过于抽象,缺乏一个可以具体操作的新的概念共识;二是当我们在时间与空间统一的基础上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时,发现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概念衔接障碍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极易遮蔽或者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道路。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多元、更具有连贯性和整合性的框架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作者:卢岚,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肖爱华)

① 刘剑涛:《现象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3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5页。

Topic Selection,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and Path Orientation in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U Lan

[Abstract] Space and time are two dimensions in which humans exist.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in the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under the two different thinking modes of time and space have given rise to different concerns and different problem consciousnesses. Of course,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of the time dimension, because it ignores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space, may exclude certain important space issues, damaging the integ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f the function of the theory is to track and explain the phenomenon, then the spatial shift of the focu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does not mean the exclusion and interruption of the time dimension. Instead, it is based on the insight into the dimension of time and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pplement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ace theory. Furthermore, through non-linear spatial thinking, it aims to spatially reshap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integrate and connect the two research paths of time and space, and reconnect those broken link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new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through clearly outlining and describing issues such as the choice of topics,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nection in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spatial transformation